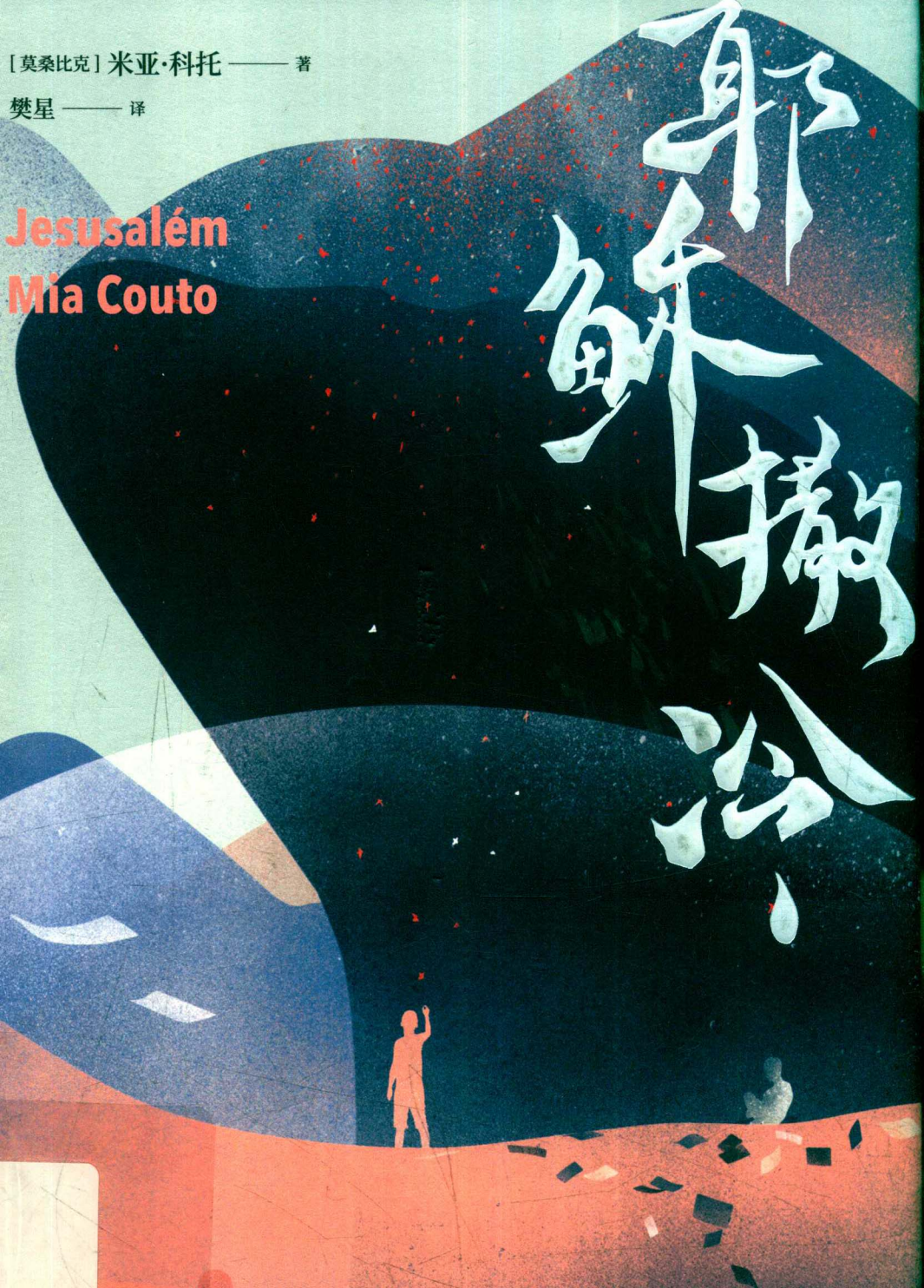


[莫桑比克] 米亚·科托 —— 著

樊星 —— 译

Jesusalém  
Mia Couto

耶  
稣  
撒  
冷



# 耶稣撒冷

「莫桑比克」米亚·科托  
—— 著  
樊星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耶稣撒冷 / ( 莫桑 ) 米亚 · 科托著 ; 樊星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8.8

书名原文 : Jesusalém

ISBN 978-7-5086-8973-9

I. ①耶... II. ①米... ②樊... III. ①长篇小说 - 莫桑比克 - 现代 IV. ①I47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8 ) 第 100552 号

Jesusalém by Mia Couto

© Mia Couto, 2009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itin Inh.

Nicole Witt e. K.,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 耶稣撒冷

著 者 : 【莫桑比克】米亚 · 科托

译 者 : 樊 星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

(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承 印 者 :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9.25 字 数 : 176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8-3576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8973-9

定 价 : 5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 **Jesusalém**

Mia Couto

中文版序

等待世界的诞生

我最关心的主题之一，是我们与时间之间关系的困境。在我的小说《耶稣撒冷》（巴西版本的书名为《在世界诞生之前》）中，每个人物都承受着过去的痛苦。对于他们来说，此前的时间变成了一种不治之症，也成为一座迷宫，其唯一的出口，就是开始另一种人生。

故事的概述（如果一本书能够被概述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名叫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的男人离开城市，将他的家人带到一片遥远的荒野。他将之命名为“耶稣撒冷”，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孤独、沉寂与遗忘的国度。希尔维斯特勒向他的儿子编造说世界已

经终结，这里的五个人（都是男人）是人类仅有的幸存者。在这片从未有任何神祇到来的土地上，禁止唱歌、回忆、祈祷、哭泣与写作。他们似乎与宇宙再无联系，但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破坏了这种隐居生活，并解开了出人意料的谜团。

无论在个人还是国家层面上，发生在“耶稣撒冷”的事件都是对我们境况的譬喻。正如维塔里希奥的家庭一样，我们无法成为自身存在的主人。我们的生命似乎消耗在了一场贫乏无趣的叙事之中。我们的故事情节可以如此精确地概括：曾发生的事情很少；将发生的永远不会到来。

对于一些人，比如士兵扎卡里亚·卡拉什来说，回溯过去的唯一方式就是停留于过去之中。这些人没有过去。他们就是过去。他们搬了家，却带着昔日的橱柜，里面装载着内心的幽魂。士兵扎卡里亚在体内保存着历次战争的子弹。这些子弹镶嵌在他的血肉里，就像是用以交换的货币：他用伤口来换取遗忘。

另一些人，比如小儿子姆万尼托，也即故事的叙述者，则被强制剥夺了过去。他与旧时生活唯一的联系在于梦境。同他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只能梦到我们的过去。我们不再拥有过去。我们拥有的是“前过去”。

我们生活在七十年代的莫桑比克，那时的革命者掌握了权力。革命胜利意味着要兑现承诺，要开创一个新世界，建立一个与苦难过去截然相反的社会。莫桑比克革命做了许多事情，却无力建设这样一个新世界。有些人相信，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

恶意的背叛。并非如此。确实存在背叛，但却无法解释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要在我们身上寻找。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自己曾经的重负。我们首先是我们曾是的人。

正是这种无法摆脱的重担使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沉浸于臆想之中。这部小说讲述的是重新开始的不可能性，在我们体内无法开始一次全新的存在。

这种失落感延伸到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片大陆。人类从未像当下这般生活富足。我们也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现在的时间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全都生活在一种当下之中，而这种当下过多地被它自身占据。这是一种不允许我们在场的现在。

在另一件事情上，我们也和小说中的这个家庭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村庄里，却只是一群租客；我们不认识地主，却需要向他支付痛苦的租金。我们的存在就像卡拉 OK 里的场景，人们在其中模仿着他人的歌曲与唱词。在这个被一些人称为“全球化”的村庄里，在这个始终在表演的村庄里，完全听不到独属于我们的声音。这不仅因为别人不肯聆听我们，更因为我们已经丢掉了自己的声音。

这番论述中没有任何伤感怀旧的意味，我意不在此。事实上，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过去更为临近。比这更进一步：过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未来的材料。因此我谈论的其实是未来。

我常常在不同的机场登机、落地。在所有这些机场中，我不断确认，我们的现代性就是一种国际机场。在这个仿佛按照单一

模板建造的空间里，我们擦肩而过却彼此视而不见。在这片空间内，我们都不是居民，我们全都在此路过。我们仅仅与其他人一样，都是短暂的过客。我们走过貌似宽敞的走廊，但这些走廊都被商店包围。我们进入那些商店，却没有真正的需求。机场没有过去。在其中言说的只有明亮的指示牌与提示的广播，言说的内容只有当前与可以预计的未来。

我将机场作为灰暗独断的现实来谈论。然而，我要近乎羞怯地承认：我喜欢机场。无论如何，在这个独特的空间里，有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人在其中穿梭。他们全都在以自己的独特性，来对抗表面独断的同质性。即使在蚁群的忙碌之中，依然存留着一些私密情感的分享、告别的泪水、重逢的笑容、孩童仰望空中那些大型飞行器的惊异。我们人类的能力，要比我们设想的大得多。

我以同样的方式爱着我们的世界，尽管它如此匮乏，如此不公。我爱这种淘金者的寻觅，在绝望的土地上偶遇最微小的希望。我同时也爱着意欲否定这个世界的斗争。

我们父辈的故事开始于对一句老话近乎神圣的回忆：“想当年”。这神奇的程式构成了一把钥匙，用以开启一个藏有无尽财富的宝箱。这种回忆的力量在任何地方都已不复存在。但每一代人都会怀念一种建造于天堂之中的过去，这同样是事实。在所有情况下，都有一种超越的回应；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会将怀念最终变为现实。我们也懂得向未来施法，将它作为一段应许的时



间与乌托邦的驻地。

这是耶稣撒冷居民得到的教训：需要学会拥有疾病，却并不生病。正如叙事者姆万尼托在书的结尾处所说：“我爸爸是错的：世界没有死。毕竟，世界从未出生。”

\* 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esse, 1877—1962), 德国作家、诗人, 194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德米安》《荒原狼》《悉达多》《玻璃球游戏》等。内容围绕个体对真理、自知和灵性的找寻。《东方之旅》是他的中篇小说代表作。

整部世界史不过是一本图画书，  
它映射出人类最暴力  
也是最盲目的渴望：对遗忘的渴望。

赫尔曼·黑塞《东方之旅》

目 录

中文版序

等待世界的诞生

I

第一卷

——人类

1

我，姆万尼托，调试寂静的人 3

我爸爸，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 21

我的哥哥，恩东济 45

阿普罗希玛多舅舅 61

军人扎卡里亚·卡拉什 75

母骡泽斯贝拉 91

第二卷

——拜访

105

现身 107

女人的信纸 123

驱逐的命令 135

第二份信纸 155

疯狂 171

杀人指令 185

第三卷

——揭示与回归

199

告别 201

一颗适时而来的子弹 219

不动的树 231

书 243

译后记

269

在我的船上我是唯一的人，  
其他都是不说话的动物，  
老虎与熊被我拴在桨上，  
而我的绝望统治着海洋。

[.....]

有些时刻已经几近遗忘，  
在归来的无尽甜蜜之中。

我的祖国是风吹过的地方，  
我最爱的是玫瑰园的绽放，  
我的欲望是鸟留下的踪迹，  
而我从未从梦中醒来，也从未睡去。

索菲娅·安德雷森\*

第一卷

人类

★ 索菲娅·安德雷森 (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resen, 1919—2004), 20 世纪葡萄牙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 被评论界称为“表现感觉的一面魔镜”。1999 年获卡蒙斯文学奖, 也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位女性作家。

## 我，姆万尼托，调试寂静的人

我聆听，却不知道  
我听到的是寂静  
抑或上帝。

[……]

索菲娅·安德雷森

第一次见到女人时，我十一岁。这件事突如其来，我毫无准备，震惊得哭了起来。在我生活的荒野里，只住了五个男人。我爸爸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简单地叫作“耶稣撒冷”。这里是耶稣逃离十字架的地方。就这样，没了。

我家老头——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sup>1</sup>——向我们解释说，世界毁灭了，而我们是最后的幸存者。在地平线之外，只剩下没有生命的土地，被他笼统地称为“那边”。他用简短的几句

---

1 Silvestre Vitalicio, 意为“终身的野蛮人”。



话，如此总结了整个星球：荒无人烟，没有道路也没有动物的踪迹。在那些遥远的地点，甚至连长有羽毛的游魂都已经灭绝。

然而，在耶稣撒冷却只有活物。这里的人不知何为怀想，何为希望，但却是活生生的人。在这里，我们存在得如此孤独，甚至不曾染上疾病，而我一直相信我们是不死的。在我们周围，只有动物和植物会死去。干旱时节，我们那条无名的河会假装昏厥，它是一条小河，从我们营地的后方穿过。

人类有我，我爸爸，我哥哥恩东济，还有我们的仆人扎卡里亚·卡拉什——你们接下来会发现，他没什么存在感。此外就没有别人了。或者几乎没有。说实话，我忘记了两个“半居民”：母骡泽斯贝拉，她极富人性，甚至能满足我老爸的性幻想。我也没说起我舅舅阿普罗希玛多<sup>1</sup>。这个亲戚值得一提，因为他并不与我们一同住在营地里。他住在围栏入口的地方，已经超出了允许的距离，只会时不时地来拜访我们。在我们与他的小茅屋之间，隔着野兽与几小时的路程。

对我们这些小家伙来说，阿普罗希玛多的到来是盛大欢庆的理由，是我们贫瘠单调生活中的微小振动。舅舅会带来食物、衣服等必需物资。我爸爸紧张兮兮地出门，去迎接堆满包裹的卡车。在卡车侵入围绕房子的栅栏之前，他便拦下来访者。在栅栏那儿，阿普罗希玛多被迫先洗澡，以免把城里的传染病带进来。

---

1 Aproximado，意为“靠近的人”。